亲情码头

那一树槐花，是写给母亲的情书

□吴鹏程

母亲出院回家的那天，路旁的槐香沁人心脾。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安排的一场欢迎仪式，阳台东边那片沉默了一冬的槐树，像是接到了某种神秘而急切的指令，在一夜之间，枝头被雪白的花朵填满。那一串串槐花，宛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玉珠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暗香浮动。微风一过，那清甜的气息就像一群调皮的小精灵，欢快地钻进每一个房间，整间屋子都浸在这醉人的芬芳里。

一周的时间，母亲瘦了一些，原本圆润的脸颊变得有些凹陷，可精神却还好。她端坐在椅子上，目光透过窗户，望向那串串垂落的槐花，眼神软得像一汪清澈的湖水，眼睛亮得像一盏温暖的明灯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她整个人松弛了下来，就像故乡轻柔的风，轻轻拂过麦浪和庄稼，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宁静与祥和。

我静静地站在一旁，望着母亲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母亲是真的老了。

岁月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，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曾经乌黑亮丽的头发也添了许多银丝。可在我心里，她依旧年轻。她年轻得仿佛还能拎着笤帚，追着调皮的我满院子跑，那清脆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；她年轻得仿佛还是中学时代那个从我口袋里摸出烟丝、随即赏我一顿“竹笋炒肉”的严厉妇人，那严肃的神情里满是对我的关爱；她年轻得仿佛还是儿时那个带着我和姐姐挤过长途车、翻山越岭回到千里之外故乡的刚强女子，她的脊梁挺得笔直，仿佛能扛起生活的一切重担。

母亲来自北方一个偏远的山村。半个多世纪的光阴，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，带走了她的青春，留下了无尽的爱与付出。她用青春作养分，把我们从稚童喂养成人，也把自己异乡的根，深深扎进这座城市的土壤，开枝散叶。就像窗外的槐花树，看似轻盈柔弱，实则坚韧无比。它在风雨中挺立，在岁月中坚守，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

五年前那场心脏手术，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让母亲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，也让她的衰老变得具象而锋利。每次看到她吃着那些药物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。但母亲常说：“人活着，靠的就是一口气，是精气神。”她闲不下来，便总想找点事做，给孩子们做顿饭，收拾收拾屋子，仿佛只有在忙碌中，她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，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。

从小到大，每到春夏之交，应季的野菜从未在我们口中缺席。那些鲜嫩的野菜，就像母爱的使者，带着大自然的馈赠，走进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贪恋那美味，却很少想过，那一把把沾着晨露的野菜背后，弯腰采摘的母亲，究竟走了多少路，弯了多少次腰。她的身影，在田野间、山坡上，就像一朵默默绽放的花，用自己的芬芳温暖着我们的生活。





今年五一期间，槐花开得尤其灿烂。那满树的槐花，就像一片洁白的云朵，轻盈地飘落在枝头，美得让人陶醉。

楼下的小广场上，买菜回来的母亲常坐在石凳上，和街坊邻居唠家常。看着邻居们拾掇洋槐花，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渴望，心思也活泛了起来。她用邻居送来的槐花，给我们蒸了一顿槐花肉包。当那热气腾腾的肉包端上餐桌，那股香甜的味道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我们大快朵颐，母亲坐在一旁，笑意从皱纹里溢出来，那笑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，温暖而灿烂。她一边往我们碗里夹包子，一边试探着问我：“要不，咱也去山上摘点？给孙女变着花样做点好吃的。”

看着眼前的母亲孩童般渴望的眼神，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发紧得难受。我一时没敢痛快答应，心里满是担忧和犹豫。母亲看出了我的顾虑，忙摆手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，俺孩别担心。”她说话时眼神清澈，像个讨糖吃的孩子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渴望。望着她那期待的眼神，我的心像被什么重重地撞了一下，眼睛发热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连声应诺，那一刻，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陪母亲去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。

五一假期，我们决定，陪母亲去赴这场与槐花的约会。

车行山中，窗外的风景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，不断变换着。母亲曾经熟悉的山路早已被崭新的旅游公路取代。她趴在车窗上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连连赞叹变化之大。可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峦，她的眉头又微微蹙起——曾经随处可见的洋槐花，却因修路变得一树难求。我的心里也不禁有些焦急，担心这次出行会让母亲失望。

妻子没有气馁，她紧紧握着方向盘，眼神坚定，继续向大山深处驶去。终于，在一个转弯处，我们发现了一棵槐花树。离着老远，那股清香就像一条无形的丝带钻进车窗，那种带着泥土气息的甜，瞬间唤醒了记忆深处的味道。我的心也跟着兴奋起来，仿佛回到了童年和母亲一起在田野间奔跑的时光。

大山里的风景磅礴而静谧。湛蓝的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，镶嵌在天地之间。青山如黛，连绵起伏，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，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、明亮，仿佛这里是一个被尘世遗忘的世外桃源。

下车，母亲深深吸了一口山野的空气，那空气就像一剂良药，让她的精神为之一振。她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仿佛要把积攒了一冬的病气和郁结都吐出去。务实了一辈子的她，不懂什么叫寄情山水，在我们还在拍照、感叹时，她早已踮起脚尖，伸手去够低处的槐花。她的动作有些笨拙，却充满了热情，就像一个孩子在寻找自己心爱的玩具。

女儿一边笑着自嘲是“城巴佬”，看见什么都稀奇，一边又寸步不离地守在奶奶身旁，小手紧紧扶住她的胳膊，生怕她踩空。那小小的身影，就像一个忠诚的小卫士，守护着奶奶的安全。

低处的槐花很快被采光。看着布兜里那浅浅一层，母亲有些着急，眼神里透露出一丝失落。她寻思着要去够高处的花串，可又有些力不从心。见此情形，从小有运动员底子的妻子，虽已人到中年，身手却不输当年。她放下背包，几下攀上树杈，像一只敏捷的猴子，用长钩压弯那些繁密的枝头，让它们乖乖垂到我们面前。

那一刻，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，像一道道金色的丝线，斑驳陆离。我看见母亲仰起的脸上满是专注，额角渗着细汗，却笑得那么舒展。那笑容里，有对槐花的喜爱，有对家人陪伴的满足，更有对生活的热爱。而妻子在树上压枝，女儿在旁护着，我在侧帮忙，我们像是一个无声的阵型，小心翼翼地托举起她这个小小的心愿。我们的心中，都被一种浓浓的亲情所包围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温暖和幸福。

回到车上，母亲抱着那袋沉甸甸的槐花，像抱着一袋子月光，眼神里满是珍惜和满足。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明天的打算：要做槐花饼，要蒸槐花不烂子，要给孙女做鸡蛋槐花饼……那话语，就像一首温暖的歌谣，在车厢里回荡。

我从后视镜里看她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一生的艰辛和付出。

昨天是母亲节，世人总喜欢在这一天送上康乃馨和精致的礼物，可对于母亲来说，最好的节日礼物，或许并不是那些昂贵的消费，而是一次被需要的确认，一场全家人共同参与的小小冒险，哪怕只是为了一捧不起眼的槐花。

那些采摘回来的槐花，见证了她的归来，也见证了我们作为子女的反哺。它像极了母亲：朴素、洁白，暗香浮动，从不喧哗，却把最甜的滋味，毫无保留地给了儿女。

愿天下母亲，如槐花般清甜安康，岁岁年年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她们就像一朵朵永不凋谢的花，用自己的芬芳，温暖着每一个家庭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让我们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每一刻，用爱去回报她们的付出，让这份亲情在时光中永恒。

诗词曲赋

六十岁

□苗胜文

才六十岁而已
还有余下的钟点可以挥霍
像被深秋的邮局
退回一整个春天的花瓣
它们不再标注收信人
只在抽屉里继续缓慢地迁徙
从信封到信纸
再从信纸到未完成的称谓

才六十岁而已
还能在旧地图上撕开航线
用钢笔临摹云层的褶皱
当候鸟突然解散队列
我在备用伞骨里
抽出新生的山峦
它们将代替我年轻时的
某次突然转身

才六十岁而已
茶垢正在杯底拓印年轮
秒针还在练习柔软的停顿
我仍有不合时宜的湿润
像图书馆闭馆后
自动灭灯的阅览室
黑暗一层层
覆盖在未完的句子上
而句子本身
始终保持着即将发芽的姿态

致敬青春

□白瑞勤



那时，月老为我们牵起红线
把我们的名字
镌刻进一首长长的歌

在流星滑过的地方，我找你
我们围成圈
燃烧的篝火照亮黑夜

我找你，操场的跑道上
我们追逐落日，飞鸟攀上了云朵

我找你，在那条石子铺成的路上
夏天的日光
把远方和脚掌烤红、烤热

我在田间、工厂、矿山找你呀
找一颗螺钉、一根枕木
一棵树或一片绿叶

我扑入一场迅猛的风雨里找你
我在边防哨所里找你
在汗水筑成的地基里，我找你
在隆隆驶过的高铁上，我找你

我从黑暗中跋涉的人群中找你
我在装订成册的厚书中找你

找你，我走进一座花园
你曾说，要化身为蜜蜂或蝴蝶

有一天
你悄悄拉开了时光的门窗
我满头的白雪顿时融化成水
流淌成一条春天的河

生活散记

东 哥

□石贵生

东哥姓吕，比我还小一岁。可单位里上上下下都喊他“东哥”——工龄长、资历深，是办公室里的“老档案”。连主任当面也这么叫。

2016年春天，我被借调到矿办公室参与建矿60周年矿史编纂，才真正走近了他。报到那天主任说，编撰组组长就是东哥。他管了快三十年档案，单位的许多总结材料也常出自他手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笔杆子”。

我刚进组时完全是个门外汉。月底要出初稿，我心里直打鼓。东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急，先翻翻以前的矿史，摸摸脉络。”第二周，我硬着头皮送审几个题目，来回改了三四遍才过关。眼看月底逼近，两万字压得人喘不过气，我只好东拼西凑堆出一稿，心想五一假期后再好好改。

谁知节后一上班，东哥就把我叫到跟前，一处一处替我圈画、修改。那些日子，他中午很少回家，吃完饭眯一会儿接着干，常常熬到晚上九点、十点。六月初第一版讨论稿印出来时，正赶上他孩子参加高考，他只请了几天假，回来又一头扎进稿子里。我写的东西，经他手一改，往往面目一新——不是修饰，是重塑。

六月底任务告一段落，我该回原单位了。临走前他说：“回去好好干，有空常回来坐。”七月中旬，连着下了几天雨，他突然来电话：“书印出来了，来拿一本吧。”我冒雨赶去，接过那本沉甸甸的矿史，心里滚烫。后来聚餐时，我敬了他好几杯，话不多，感谢都在酒里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一转眼已是2026年，我们矿迎来建矿七十周年。矿上早早启动了矿史编纂工作，担子又落在东哥肩上。一月初在通勤班车上碰见，他笑着说：“从毛头小子干到知天命啦。”顿了顿，又半开玩笑，“等建矿八十周年，我早退休喽，该在家晒晒太阳养养花喽。”

下车前他转头说：“过阵子，可能还得把你抽来帮忙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好，谢谢东哥。”

车窗外，街景缓缓流去。我没说出口的是，能再跟他并肩做点实在事，我心里是愿意的。

有些人，就像矿上那些深扎在地底的煤层，不张扬，却稳稳地托着一座矿山的记忆与年轮。

东哥就是这样的人。